# 尚論持平

# 析疑待正卷三目錄

喪羊于易

六四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

莧陸夬夬

君子道長

飛鳥遺之音

高宗伐鬼方

樽酒簋貳用缶

坎爲水爲溝瀆

詩序

先祖匪人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閟宫

都人士

振鷺

夏屋渠渠

艷妻

間關車之舝兮

筆詩

葛伯仇餉

血流漂杵

旣乃遷于荒野入宅於河

所其無逸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

念茲在茲

鉛松怪石

雲土夢作乂

弗弔天降喪於殷

君爽

日中星鳥

伐蛟取鼉

水澤腹堅

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

古不修墓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

屋誅

周禮注

介葛盧來朝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

鸜鵒來巢

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

定公元年春王

滕子來朝

季姬與鄫子遇於防

九月辛卯用郊

奡盪舟

南子

達巷黨人

九合諸侯

夷齊古之賢人

見危致命

申棖

沽酒

禹稷躬稼

許行白圭

匡章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癰疽

春秋無義戰

完廩浚井

外丙仲壬

丹朱

杞梁妻

鄕愿

琴張

非孟

# 析疑待正

張青樵先生鑒定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纂

## 易象彖卦爻

楊氏曰易者守宮之名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易者取其變也象者𤠯神之名犀形獨角知幾知祥象者取其斷也彖者大荒之獸人希見之按圖以想其形故謂之彖象者像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窗也爻取於旁通

卦取於懸示也懸謂易之時義大矣合日月二字爲易此就文而釋之者也以改易變易爲易此就義而釋之者也皆可以名易也若夫蜥蜴昆蟲之至微者以之爲易不亦鄙乎至於以彖爲豨說文曰彖卽豕也豈中之最蠢者聖人取意豈在此乎象之爲獸中國所有謂爲人所希見須想象以得之抑何謬乎若夫卦之爲掛說無大異而爻者交也六爻交易爻者效也取效諸物而謂之爲交疏之窗不更可哂乎小儒說經爲四聖人之罪人不

可不辯而闢之也

河圖洛書

焦弱侯曰易云河出圖洛出書未嘗言龍馬負之也東漢重圖讖儒者爭言奇異鄭馬之流信之如劉牧趙撝謙諸說大率皆詭秘耳晉顧命河圖與天球並列當爲玉石之類俞琰所言近之歸熙甫曰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人求車書之義足矣必轉蓬鳥跡之求不亦愚乎遠無當於家國近無補於身心亦何用此爲也愚謂此言頗

得潔淨精微之意

雲從龍風從虎

丹鉛續錄載張璠云雲出龍必從之風出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而謂龍能致雲虎能致風非是蓋蟻從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龍虎亦猶是也愚謂語則辯矣而非經義也經文本以龍虎興起聖人以風雲興起萬物耳若如璠之所云理不順矣升菴取之非好異之過乎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興雲虎

者陰精而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從虎張播不足言矣升菴亦殆未見公明之說乎

日入地中明夷

日入地中明夷聖人之言確不可易者也而丘長春非之謂輕浮爲天濁凝爲地三光輕清上於天矣旣上於天何却沉於地乎且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遷移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

愚謂長春之見有未達矣夫地積塊也天積氣也天包地外山河大地皆以大氣舉之非重濁下凝如樹根著土有所隔礙日輪不得流行於上下間也又謂星河豈皆入地何不仰觀而見耶當日落時長庚自東而起冉冉而升星辰皆隨之而上故有參橫斗轉之時元人有詩曰天帶衆星西時賢嚴古古有詩曰地底星河穿海出可徵其出地入地與日相同矣謂日不入地中繞崑崙而旋轉佛氏之言不足取也而楊升菴亦是丘說謂易文爲

假象何其舍經而信異論耶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讀謙之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程傳以濟爲際下際謂下交也夫本一濟字何必又作別解經之所云殆謂天道下降而濟地之所不及也光明程傳謂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是矣孔疏謂三光垂耀而顯明殆非蓋下濟即是謙光明即是亨也又六二鳴謙貞吉鳥啼爲鳴本義謂鳴豫不勝其豫而自鳴也程子謂發於聲音顏色朱子謂以

謙有聞均不若周氏發言必謙之爲當也

噬乾胏得金矢

陳椒峯曰九四噬乾胏得金矢朱子引周禮云古之訟者先以鈞金束矢然後聽之鄭康成云入矢取其直入金取其堅也信然則先取金矢而後聽訟雖貪殘之主不爲謂古人爲之乎按金矢之說出淮南子謂桓公欲富國令罪輕者贖以金刀不勝者出一束矢伯者譎取於民容或有之淮南之言不足深信何以劉歆鄭元據此以附周禮朱子

又因周禮以詁易聖人經意不幾晦乎然則金矢之辭何以見諸噬嗑程子云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也秉陽德者必剛秉陽德者必直此先王明罰勑法之道雖云㦯不獲中居非其正亦何害於治物哉周禮淮南之言毋遽信焉可也

蓍之言耆也龜之言久也

洪範五行曰蓍之言耆也龜之言久也蓍生於春至冬而不凋龜生於水得火而愈壯龜備坎離之性蓍備陰陽之氣故草壽無百年百年一本者惟

蓍蟲壽無千年千年不衰者惟龜聖人所以藉以問鬼神而斷吉凶也或疑二者占卜何以用死而不用生愚謂以枯枝敗殼而得天地造化之機者即後天以溯先天而先天之秘反露洩於後天之中此消息之微也

游蒐爲變

昔人作無鬼論愚謂鬼誠有之然終自有而歸於無也繫辭謂精氣爲物游蒐爲變盡鬼神之情狀葢聖賢造美大聖神之境順生死之自然與夫忠

孝節義之人皆秉浩然之氣不朽於古今者也若夫匹夫匹婦每抱感憤不平之心毅魄結聚能現聲威於世如伯有爲厲非報復之游魂爲變也乎彭生豕立而人啼非委罪之游魂爲變也乎狐突見申生於曲沃非寃抑之游魂爲變也乎漢高見李夫人於帳中非溺惑之游魂爲變也乎隋煬見陳后主於雷塘非昏亂之游魂爲變也乎鬼嘯有聲鬼燐有焰竟謂之無不可也然鬼者精氣之餘也精氣有時而散豈能若關壯繆張睢陽之爲神

赫濯於天地間乎梵書云人死爲鬼鬼死爲䰩至於爲䰩則消歸於烏有矣故伯有之祀不能復靈於後世也

喪羊於易

蓬底浮談謂大壯六五喪羊於易朱子曰易字當作疆埸之埸蓋古字通用也註疏傳義皆作容易之易殆非周公之意矣晉四九晉如鼫鼠註疏作無所守以鼫鼠爲飛鼠有五能而不成伎也於晉字終屬未協傳訓貪而畏人此說甚快蓋此鼫鼠

卽詩經所謂碩鼠碩鼠正假以刺貪者也

六四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

六四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葢四猶遠於上是大臣之不當事者也義可以去故曰于出門庭五切近於上是骨月大臣與上同休戚者也義不可去但當自晦其明而正其志耳故曰箕子之明夷于出門庭之義懇於損之初九得之其辭曰已事遄往注作竟其事而速往若待竟其事則非速矣不曰事已而曰已事明有罷輟其事之意非竟

也程傳作事既已則去之殆非經義本義爲輟所爲之事而遄往焉如詩所云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則得矣

莧陸夬夬

浦江張氏曰夬九五莧陸夬夬馬融王肅皆以爲商陸程朱作馬齒莧莧遇謂是人莧無定論也然註疏但稱柔脆之草此先儒解經貴得經意莧陸是非會意而可不必深辯也又如姤初六繫於金柅王肅輩皆作婦人器非是馬融謂止輪之物得

之王弼從之程朱亦從之若羸豕孚蹢躅言尸乎爲務則不若程傳之爲長矣

飛鳥遺之音

小過卦辭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卦以小過名取象於鳥之小者也如斥鷃之飛搶榆枋止於數仞鶺鴒之營巢茂樹不過一枝非若鳳凰來儀比于律呂鶴鳴九臯聲聞于天也而或以鵬摶溟海鶚薦高秋言之非其倫矣宜爲辯之

高宗伐鬼方

高宗伐鬼方之事見之于易鬼方極遠之國卽莫
靡也匡衡疏曰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
鬼方內屬于式圍之中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宗
伐之興殷道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
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洛鬼戎今
黔中之俗人皆信鬼又有風鬼能以旋風攝人故
溪蠻有名羅鬼者眞異俗也世本黃帝娶于鬼方
氏豈卽此鬼方耶意者鬼方貢女有是言耶荒忽
不可考矣

## 樽酒簋貳用缶

陳大士曰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先儒以樽酒簋二爲句從象詞也謂一樽二簋也然古人指數則曰二指疑貳佐貳則曰貳未有以貳爲二者損二簋用享是也故朱子直以貳用缶爲句謂以樽盛酒以簋盛食又以缶盛酒貳其樽即禮有副樽是矣蓋古者享禮八簋爲盛四簋爲中二簋爲簡二一簋而佐以缶至簡也或者又謂佐以擊缶則是崇尚音樂非誠心質實惟尚儉薄之意也

坎爲水爲溝瀆

坎爲水爲溝瀆或云旣言水矣則溝瀆皆水也又析言之何也葢神禹旣治大水于江河又治小水于田畝所謂盡力于溝洫是也欲行水者用溝所以爲澇之備也欲停水者用瀆所以爲旱之備也溝字从冓冓之爲言流也去水之害而奔流也瀆字从賣賣之爲言櫝也鍾水之利如韞櫝也矯揉水性而爲溝瀆猶矯揉木性而爲弓輪聖人所以範圍五行曲成萬物也升菴外集之說也

## 詩序

郝京山曰詩序相傳爲子貢與毛公合作尋思極得深永之味三百篇之高絶千古惟其寄興悠遠不讀古序不知作者意也後人疑詩與序不相似不相似處正宜理會詩所難言在此朱子詆小序皆爲妄語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名某事徵之否則斥爲鑿空然二南文王詩也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葛覃太姒詩也未嘗一字及太姒亦豈盡鑿空乎至朱子改古序據文爲斷叔于

田刺莊公不敎弟改以爲美叔段將仲子刺鄭莊與祭仲謀殺弟改以爲淫奔之詞不大逕庭也乎

## 后妃之德

關雎之詩謂言后妃之德自古然矣而弁陽周密癸辛雜志引衛山齋之言曰后妃之德注家皆指太姒爲后非也古者稱君爲后蓋后卽君耳妃乃夫人之稱本是二字後人誤而爲一以夫人爲皇后乃自秦始王始耳古未之有愚謂詩中旣言淑女又言君子則后妃之德或係將文王與大姒並

稱此注未嘗誤讀注者誤之也

雎雄

雎雄爲文王后妃起興注云王雎江淮間有之今江淮不聞有此鳥也郝氏毛詩原解謂是布穀鷹化爲鳩其目未變故其視雎然若然不可以興君子與淑女矣且春時一雨鳩即逐婦益不可以興君子淑女矣夫在河之洲鳩必水鳥布穀棲木而不居水蓋布穀俗名斑鳩故京山以爲雎鳩而謂楊雄郭璞皆非不知巳之未嘗是也然謂爲王雎

似亦未確求其定偶不亂並游不狎者其惟鴛鴦乎雅中又有鴛鴦在梁鴛鴦于飛而此不以名意者是一是二耶

騶虞

朱考亭本毛鄭之說謂騶虞爲仁獸不易之說也歐陽永叔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騶乃文王之囿虞者司獸之人夫謂虞爲司獸之人則可謂騶爲文王之囿是何文義耶又謂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

以爲言是初無此義也而東京賦有曰囿林氏之騶虞封禪書有曰囿騶虞之珍羣淮南子有曰散宜生得騶虞以獻紂則騶虞確然爲獸非未之前聞者矣且于嗟乎騶虞假物相喻以咏歎得情若以騶爲囿而虞爲人于嗟乎三字又何著耶

豳風

周世之國無豳豳風列於十五國之後說者以爲先儒之誤愚謂非也夫所謂風者以土風而言之耳豳爲周家王業始基讀七月一章王政規模具

在人情物理體貼入微試觀十五國風有能幾及者乎周禮籥章一詩而三用之迎寒逆暑則謂之風祈年田祖則謂之雅祭蜡報功則謂之頌甚重之也殷之於風後者欲以豳風移易諸國之風以端本也以示教也謂之誤出先儒先儒其任咎乎鴟鴞以下或作於周公或爲周公而作以其篇什不得列於列國之中故附及之從其類也

鄭風

張端義貴耳集謂鄭衛之音皆淫聲也夫子獨曰

放鄭聲而不及衛聲何也葢衛詩所載皆男奔女之詞鄭詩所載皆女奔男之詞等聲也而鄭爲甚矣故特放之聖人之意微矣愚謂女奔男鄭固劣矣男奔女衛豈優乎況淫風流行尤當先責男子而後及婦人放鄭聲者夫子偶舉鄭而言之耳言鄭而衛槩其中凡淫風在其中矣必謂之有別者皆鑿見也

七月

呂愚菴曰或疑周建子以十一月爲正月者訛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即夏之七月九月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即夏之五六月也築場納稼即夏之九十月也以周公所作之詩而仍用夏之月則周以十一月爲正朔而未嘗改月豳風其明徵也

載馳

章大力曰載馳首章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許穆公夫人憫衛之亡欲歸唁其兄見衛大夫跋涉遠來告難而其心憂傷也詞意甚明不煩甚解故毛鄭不加注釋止訓跋涉二字耳朱子以爲衛大夫跋

涉而來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竊以爲憂是爲添一層意叅且後章明言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則止之者許人也非衛大夫也故既不我嘉鄭箋直作許人視爾不臧作視爾不施善道救衛乃夫人責許人之詞皆極明晰朱考亭以爲衛之大夫不以我爲喜不以我爲善似非詩意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陸機詩疏云鶉性淳無常居而有常匹能不亂其

羣詩云鶉之奔奔鵲之彊彊奔奔鬪也彊彊剛也言鶉能不亂鵲能不淫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至若有鵜在梁鵜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可以盛水一名淘河一名誇澤性羣飛沉水食魚若遇小澤有魚便各以胡去水令水竭魚露乃共食之故云淘河洿澤則濡其咮翼詩咏在梁刺人之不食其力無功而受祿也詩人取義之精注者有所未及不可不表出之也

小東大東

陳臥子曰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分王迹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何以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饛而曰大東不知作者名之歟刪定名之歟

其旨深矣

先祖匪人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刺幽王在位貪殘之夫見用怨亂叢生而作鄭氏詩箋乃謂我先祖豈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亂世乎詩可以怨痛詈先祖爲匪人豈子孫所以事高曾之道乎孟解之曰先祖豈不以我爲人乎何視我當亂世忍不救之也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艮齋雜說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然文王止十子葢詩人誇美之詞田常有七十餘男索隱又云陳成子生男百餘人靖郭君有男四十餘人豈繩其祖武乎中山靖王有子百二十人吐谷渾胡藩皆有子六十人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此不常見者大抵王侯家居多若士庶人一妻一妾雖一年一子安能如此之夥耶愚謂詩人頌美之言每舉成數如曰百祿曰萬福曰萬壽不過言其盛耳豈眞祿有百而福壽有萬耶讀螽斯羽之詩曰宜爾子

孫繩繩兮注螽斯煌屬一生九十九子則百男之言亦本衆妾稱願之詞而云然耳

閟宮

郝京山曰閟宮或以爲美僖公修姜嫄廟夫魯不聞有姜源廟詩言姜源者誇魯之自出明郊祀后稷之故爾如僖公存日修廟則不待行文請作矣行文當成公時修廟故篇末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重葺曰新創始曰作奚斯僖公時大夫公子魚也追叙始作以見今之更新若姜源廟豈待奚斯

始作耶

都八士

朱子每有不遵古序之處人每議其非者惟都人士一章不可謂朱子之非是也毛詩原解曰幽厲奢侈都人之士女游冶新粧袨服如後世高髻長袖流爲服妖詩人所以興刺愚謂知我其此不如無生之時民不聊生安得奢靡淫巧以樂乎不若朱注謂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人物儀容之美而作如宋帝南遷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以懐汴

京之舊用意甚深長也

振鷺

顧涇野曰毛公謂二王爲杞宋之後不若漢人專言宋者似之葢自黃帝堯舜夏商之後受封者皆修其先世禮物以承其統作賓于王者獨宋爾若以爲客豈惟杞哉祝薊焦陳不勝繁矣

夏屋渠渠

夏屋渠渠謂大屋之深廣也爾雅訓屋具也渠渠釋文謂猶言勤勤也鄭氏箋注謂設食于大具之

中其意勤勤故云渠渠也如云大屋深廣與下文每食無餘每食不飽意不類矣且字說謂夏屋大俎也魯頌有籩豆大房禮周人亦有房俎由此觀之夏即大也屋即房也每食無餘正與不乘權輿之意相合雖立異見非穿鑿也

艷妻

呂愚菴曰有謂豈有斥國母爲艷妻意是父之徒妻妾驕縱即指七人之妻指褒姒者謬也從古權倖之臣未有不外結小人內附后妃共爲蠱惑君

心者李林甫深結武惠妃楊貴妃于內李輔國與張后表裏擅權皇父等竊柄必內得褒氏以固其勢國人不敬之爲后直輕之爲豔妻而已

間關車之舝兮

間關車之舝兮詩傳以爲宴樂新婚之詩按禮云婚禮不賀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樂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說未必即是而據禮文而言則燕樂新婚之語竟說不去矣此篇詩序斷斷不可

去之以此推之諸篇小序其可以盡廢耶

笙詩

魚麗之後有南陔白華華黍三篇嘉魚南陔之後有由庚崇丘由儀三篇儀禮鄉飲酒燕禮笙入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歌魚麗笙由庚歌嘉魚笙崇丘歌南山笙由儀是六詩者皆笙詩今皆亡矣商份謂亡當作無所謂亡其辭者乃無其辭耳愚謂凡詩之名皆取於詩辭首句未有有其名而無其詩者竟謂之無殆不然也或曰商份之說

得之鄭樵非無本者愚謂夾漈通志固佳豈無一
言之未當者毛氏注謂秦火之後其詩不傳愚意
若遭秦火亡者豈獨六篇意者編常有絕簡册失
遺未盡祖龍之罪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緑雪亭雜言載或問詩稱刑于寡妻至於兄弟能
行是言者宜莫如聖人矣何以闕里三世相繼出
妻周公攝政二叔流言豈寡妻兄弟有不可刑于
者乎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均

爲不肖漢賊諸子皆贍才華豈積善積惡其報亦或爽耶敖清江曰詩易所稱者理之常也子之所疑者適然之變也聖人之立訓也道其常不道其變愚謂清江此言猶未盡達其意葢可以刑于者中人之資不可以刑于者下愚不移耳不可疑經言之無效也

吳楚無風

碩寧人曰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删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辟在荆山以處草莽不與會盟

無詩之可采矣況吳自壽夢以來未通中國者乎愚謂吳楚無無詩非以其僭王固矣然疑二國無詩則未確也楚不有三閭大夫與宋玉乎吳不有范蠡與計然乎今讀離騷及吳越春秋所載之篇章具在足以上追風雅焉得謂之無詩其無詩者或太史采風未及或其詩未得見於夫子故闕之耳如今之選詩文者滇黔僻遠往往虛於編目之中夫子刪詩亦猶是矣不然蒭蕘可采尚在不棄何獨擯二國使不與耶

舜典

艮齋雜說謂伏生以舜典合堯典[illegible] [illegible]

薇五典至堯方典上孔氏[illegible]有曰若稽[illegible] [illegible]至次八

以位二十八字分為二典于[illegible]謂[illegible][illegible]本為虞作

書推及堯爾舜之功耶其[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堯典卅

說大謬大禹謨亦有曰若稽古之文臯陶益稷無

不有謨而謂舜可無典乎且孔氏序解三墳五典

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今三帝之

典不可考矣乃僅存一典乎書序自明壁經闕文

甚多不獨二十八字也

禹貢

燕閒錄論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冀即今之山西也㓗其地土瘠天寒生物鮮少故闕之也愚謂冀非無所產也昔日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冀州也如人參珍藥產於上黨他物不能悉數豈得謂之無可貢乎其不同八州致貢者以天子轂下須之卽得可無煩獻於上耳否則微如包茅亦可致用任土之詞何而獨三晉之區

一無可取乎

三江既入

禹貢三江既入說者紛紛韋昭注曰三江松江錢塘浦陽也唐仲初吳都賦注曰婁江東江并松江也至張守節正義之言顧夷吳地之志說皆大同小異及讀王荊公送裴如晦宰吳之詩曰三江斷其二洪水何由寧葢見今之東入于海者惟吳松一江疑彼二江久經防塞不可考也愚謂此皆自震澤以下求之也曷若求之於震澤之上乎郭璞

山海經有曰岷山大江所出也崍山南江所自出也崌山北江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于巴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此言爲斷可以破諸說之疑然具區自承天目諸水之流謂之爲注震澤則又未知陸地懸隔之故也

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

唐人之詩曰江到潯陽九派分則九江當在潯陽矣乃讀禹貢云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薔有東陵又有西陵乘志可考也今巴陵江中有道上洑古

東陵地也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葢據波憑濤以濟其兇頑之處其地至今猶爲盜藪也巴陵爲東陵則夷陵爲西陵可知矣由此言之二陵在楚潯陽在豫潯陽之九江非禹貢之九江明矣

礪砥砮丹及箘簵楛

蘇長公作石砮記云荆州貢礪砥砮丹及箘簵楛梁州貢砮磬至春秋時隼集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問于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愼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

爲笴今亦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
猶然而用石爲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然晉書
挹婁傳有石砮楛矢國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
王時獻其矢砮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
寸葢楛砮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來莫識恐
不考耳愚謂中國之矢以金外國之矢以石荊梁
雖有石砮或不尚石而尚金肅愼少金故全用石
聖人之言安有錯也

大麓

堯欲用舜歷試諸艱先妻以二女以觀其德使舜無德豈可以亦姑試之乎蓋堯信之深欲人見舜刑于之化也而九男帝胄亦復降心於畎畝之農則更非易事矣最後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勿迷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麓史記曰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勿迷則大麓必爲豐草長林深巖幽谷矣愚謂此不足以試舜也夫烈風雷雨天下麤莽之夫亦能無畏大聖人何有迷於此乎意者洪荒之世或多神怪之區故易迷而不迷堯若以此爲試則

用意亦已迂矣孔叢子載孔子答宰我之問以麓
作錄謂使錄萬機之政風雨各得其時此解固得
然經文何不竟以麓爲錄耶孔叢子之書非出魯
論所載亦未敢爲信也

百獸率舞

孔叢子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何謂也對曰言善政之化乎物也樂和天地猶且
應之况百獸乎又問夔惟一足信乎對曰重黎舉
夔又欲求人相佐舜曰夔能若此一而足矣哀公

稱善愚謂聖人亦隨問而荅耳古人亦惟形容制樂之妙如果百獸率舞犀象虎豹則不可知使大豕牛羊亦皆舉足舞蹈不亦怪乎且神獸曰夔一足善行一足之訛有自來矣

葛伯仇餉

書稱葛伯仇餉不言其何以仇餉也得孟子而始明猶莊子稱魯酒薄邯鄲圍不言其何以邯鄲圍也得淮南子載之而始悉可見先民簡策有爲之前者必賴有爲之後一部春秋不得左丘明作傳

則莫知所謂矣而左傳猶有未及者史記補之如程嬰公孫杵臼之於趙朔之事是也後人每每疑爲增飾然則湯使人耕亦孟子所增飾者乎

血流漂杵

丘光明兼明書謂武成之前途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曰甚言之也光庭曰血流漂杵不近人情杵當是杆字之誤詩云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干即杆也一名曰櫓漢書云血流漂櫓俗名旁牌其體稍輕或可漂也愚謂孟子曰以至仁伐

至不仁何血之流杵也總謂弔伐之師兵不刃血若漂杵無異漂杵矣以杵杵爲辯非痴人說夢耶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

陳季立曰孔傳以爲高宗之遯非也蘇文忠曰古者許由不仕堯舜夷齊不欲仕周武丁爲太子學于甘盤武丁卽位盤遯去于荒野求之則居河濵自河徂亳不知所終武丁無與爲政故相傳說舊謂武丁遯于荒野是爲吳太伯矣豈得復立也哉學者徒以書云高宗舊勞于外故以爲遯小乙使

武丁于外知艱難耳决非隱逸愚謂非大蘇莫能解此惑也

所其無逸

魏子才曰所其無逸或不得其解疑有闕文不知無闕文也關西方言致力于一事爲所雖是邇言而義遠矣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爲此事則呼爲所書曰王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之愈覺不當以獻吉之語合之方言深得經旨此以去膚說而析衆疑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

黃石齋曰君奭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蔡傳以陟爲伊尹之子陳霆謂伊尹於太甲復政之後即已告老其卒在沃丁之六年陟果其子其生當在太甲之世自太甲至大戊中更沃丁大庚小甲雍已數君前後相距一百十餘年使陟果壽度斯時當冒荒矣固無尚秉政之理也或以陟爲伊尹之後人是矣謂爲尹子則無所據臆度之言不足信也

念茲在茲

禹謨臯陶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其德可爲至矣左傳庭堅不祀忽諸葢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信以爲臯陶不祀蔓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歟讀張平子賦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茂于英六注英六國名則陶之後有爲諸侯者矣抱樸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卽臯陶子也則陶之後有爲天子者矣雖秦滅于漢英六滅于楚其子

孫豈無有為庶為青門者乎孰左氏一言以為確據亦見聞未廣之過也

鉛松怪石

禹貢鉛松怪石亦惟取石之有用者而貢之耳或以為樂或以為器或入於藥或充於佩為用良多雖名曰怪不過別于常石非貴其珍異而難得也而箋釋之家多失其義其注怪石若今之太湖靈璧嵌空玲瓏以供寶玩者是以大禹為牛僧孺米元章矣又解三江之水味別甲乙品題孰甘孰冽

是以大禹爲陸鴻漸張又新矣此皆以常人之情度聖人之腹故其說似是而大非也

雲土夢作乂

禹貢之文有讀之而易混者不可不爲考證詳明以辯之也如曰雲土夢作乂云在江南夢在江北止五字耳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所稱蒙樂山是也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元孔頴達皆所未至謬云蒙山亦在雅州如此則大禹所紀山川毋乃疊牀

架屋乎古人立言說理惟恐不明不厭其複如易曰明辯析詩曰聡明有融高朗令終是也言山川物產則一言盡之如鏐鐵絲臬橘柚如微盧彭濮羌茅之類是也讀書可不詳別之乎

弗弔天降喪于殷

書君奭篇首曰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葢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緯書乃云武王克紂前歌後舞此言謬矣昭烈克劉璋置

酒宴樂乃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昭烈豈樂禍者盜信緯書如經矣高帝尚哭項羽曹操尚哭袁紹豈有武王而歌舞于克紂之事乎

君奭

黃石齋曰君奭一篇孔傳謂周公言已留輔王朝之意蔡注謂周公留召公也蘇傳兼此二意序云召公不悅所謂不悅者不樂居位不欲以寵利居成功也周公以成王初政老臣未可遽去故留之而說者紛紛以私意窺測聖賢謬矣

日中星鳥

客有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所主夏也旣觀星以爲正候則龍星春之星也春主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書不云日中星龍而曰星鳥何也仲塗曰歲因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表春之時朱鳥之星適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此說箋疏之所未有蓋特解也

伐蛟取鼉

客問月令伐蛟取鼉蓋鼉可取而蛟不可伐也蛟

近於龍龍之變化不測非人力所能制者今曰伐蛟何以伐之後世若荆佽飛澹臺滅明周處皆有斬蛟之事然亦古之奇男子偶一爲之豈常見之事乎然則禮經何以有伐蛟之文蓋古之聖王如大禹驅蛇龍而放之菹則必有放之之道故有伐蛟之言後無神禹則莫能行存其說而可也

水澤腹堅

或問七十二候何以終于水澤腹堅始于東風解凍愚謂天一生水故曰水含太乙之中載地者水

也浮天者水也水之時義大矣哉其德先于五行
觀于腹堅解凍而一歲之運可知也此孔子有水
哉水哉逝者如斯之嘆積晝夜而成日積日而成
月積月而成歲乾坤造化之機舉可悟之此也

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

月令季秋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蓋季秋
而陽已衰孟冬而陽愈衰故飛者爲潛有情而化
無情也然雀羽蟲也化而爲蛤則爲介矣雉華蟲
也化爲蜃蜃蛟龍之屬吐氣能作樓臺蓋飛而潛

潛者又能飛此造物之變化神奇即蟄而藏藏而復蟄之機在是也或云雀自海外飛來其初體輕後食中土稻粱肥難越海故入于水此說非是若雀因肥而入水雉之入水亦豈因肥乎葢時之所至自然而然者也

古不修墓

家語載孔子生三歲而父歿葬于防山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母死殯于五父之衢問于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與禮記同按孔子母死史記紀

年在二十四歲非孺子之年矣豈有旣長不知一
求父墓及母死而暴於衢路以埃人告之耶記又
載孔子旣得合葬于防先反雨甚門人後子曰來
何遲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
墓夫以夫子爲親築墓豈有不使堅完而隨築隨
崩者乎子自罪乎罪門人乎似此皆非聖人宜有
之事而經傳載之存疑可也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

宋儒謂周禮掌王及后之服屨夫王后之屨而使

人造之不亦褻乎古之婦工何用也爲絺爲綌服之無數周之所以興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亡也曾謂周公制禮設一官爲婦女作屨乎

愚謂古人之文有統言之而未及析言之者掌王之服屨屨屨與服兼之者也及后之言殆止言服屨字帶說其中不然外臣掌后屨固非體矣且后處深宮屨人又安能不知足而爲屨乎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康成注曰夷三族也古

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人三族而著之令典者稽之三代之中未嘗有此刑也然則屋誅之文此何說乎或者疑爲漢有宮刑在于窖室之中謂之蠶室所云屋誅殆此謂耳康成誤注以起天下人君殘暴之心名教之罪人矣

周禮注

或疑周禮周官其名有言師者有言職者有言衡者有言掌者有言氏者有言人者何所别耶考之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言師者訓其徒言

職者主其業言衡者平其政言掌者主其事言氏者世其官言人者終其身不氏不人權其才也一字之加皆有定義聖人之言無所苟也

介葛盧來朝

蓬底浮談謂左氏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此理之不可信者殆左氏之誣乎嵇叔夜亦以爲無此矣續博物志乃謂東方介氏之國其人解鳥獸之語葢因介葛盧而傳會之遂謂國人咸解畜語也且稱上古神聖之人備知萬

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殆又緣是而誣古人矣又
如諸說載公冶長詹何翁偉之事皆傳會左氏之
言不待辨而知其誣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說者謂天王重其事故
使冢宰來歸然經文第書宰未嘗有冢字或曰稱
宰而冢在其中抑或書法故遺冢字以譏之也然
公羊傳曰宰士也即原思爲宰之宰也若係冢宰
不應止云宰咺若云去冢字以爲譏不若存冢字

以爲譏更可見也周室雖衰歸諸侯妾婦之賵未必遽遣大臣且穀梁氏左丘明俱無所說何必以爲使冢宰耶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

恆星不見說者多疑楊用修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左傳以爲夜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卽此也書云夜明則稱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恒星不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於是爲不可及矣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

光是也漢武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綱目不
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

鸜鵒來巢

傳謂鸜鵒來巢書所無也春秋正解謂非也鸜鵒
不踰濟濟水在魯非絕無者蓋鸜鵒性不能巢每
居于穴去穴而巢有非所踞而踞之象矣愚謂余
南方多鸜鵒鳥皆巢居無穴處者正解之言亦未
確矣當以書所無者爲是書曰來者殆即康節先
生慨歎天津橋杜鵑之意乎未可以鑿言之也

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

春秋書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楊升菴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陽也水之災人力可救也鼓何爲哉自古水災莫大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愚謂然則春秋何以有此書殆以水屬陰鼓屬陽聲聞於天有火上炎之象欲以火勝水乎

定公元年春王

郭青螺曰定公元年春王胡傳定何以無正月昭

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也祖公穀之意也然書春王不成文義矣若桓宣篡逆亦未有去其正月者故後書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則昭之不得正終定之不得正始皆明矣奚待去其正月而後見哉殆亦夏五之類傳寫者之誤闕焉可也

滕子來朝

桓公二年滕子來朝傳謂魯桓弑逆滕子朝之故

降而稱子然前此鄭伯與桓會于垂後此公會齊侯鄭伯于稷皆黨逆也未黜其爵豈春秋之法獨行於小弱而不行于大國乎陳氏謂春秋時貢賦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小不足以附諸侯故甘降而稱子子孫微弱故終春秋之世稱子不改愚謂班爵出自朝廷不可自僭又豈容其自貶乎是當闕疑不可以臆測之言遽信之也

季姬與鄫子遇于防

季姬與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傳季姬來寧

公怒止之以其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其案
明矣胡傳以季姬稱字而未係諸國以爲女而非
婦遇于防者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也不亦誣
乎夫擇配必徧會諸侯後知其孰賢也獨遇鄫子
豈得謂之擇歟僖公賢君何至令女出國會人爲
越禮之事乎愚以爲此斷宜從左而不從胡何燕
泉謂當以傳爲案而經爲斷也

九月辛丑用郊

浦江張氏曰九月辛丑用郊胡傳載人嚳之說劉

原父謂左氏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若是年用人于郊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矣左氏文多誇誕成公果用人于郊豈不鋪張其事而記之乎三傳所無後世妄以己意臆當時之事咸不可信者也

學庸皆子思作

陳椒峯曰宋儒以大學爲曾子作中庸爲子思作有辨大學非曾子作其言非今日始魏正和年詔諸儒考正古經虞松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

宋懼先聖之學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
則皆子思作也逵官中秘著禮經傳義馬融推鄭
解最精學庸皆子思作爲可信也鄭元注疏云大
學爲曾子作則十目所視節又何以云曾子曰乎
愚謂考亭釋聖經謂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十
傳則曾子之言而門人記之子思非曾子之門人
乎子思記之謂爲子思之作可也曾子之言謂子
思之作即曾子之作可也而慎獨之旨見於二書
之中學有淵源足見一貫之旨心傳不替矣

楚書

春秋擯楚惡秦且黜伯功而大學一書平天下章亦復援引其言何也蓋平天下之大用在用人楚書曰惟善以爲寶知用人之急矣秦誓曰若有一个臣以能保我子孫黎民知用人之效矣舅犯曰仁親以爲寶則更得爲子止孝親親仁民之旨矣故聖賢取之所謂不以人廢言也蓋卽秦楚之言有善必錄亦與人爲善之處猶之察邇言詢芻蕘也

## 追王文王

唐梁肅宋歐陽修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論然不過以語孟泰誓武成之文爲斷不若據太史公伯夷傳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此非追王之明文乎古稱馬遷良史其文核其事實得此說以爲証可不辯而明矣

## 子游

子游爲武城宰學道愛民遂使絃歌滿邑夫子亦爲喜形于色至問其得人又以澹臺爲對此其政

事適出尋常豈出冉有季路之下乎何冉季列于政事之科言子僅居文學葢以言子優于禮樂其政事之美皆以文學為之言文學而政事自見言政事而文學反隱矣葢聖門弟子多出鄒魯惟子游自吳來學後還于吳先龜山而吾道之南者非游也歟

○聞韶

丹鉛續錄論孔子贊韶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說者曰不意舜之為樂至於如此則似乎視堯輕而

小之甚矣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爲君夔典樂其盛宜也君非舜而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庭詫齊非詫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舜裔也舜以揖讓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夫子聞韶而歎曰不意盛德之後至於如此也有所感也又一說也愚以爲二說雖各有意不若作贊歎不盡之言其味無窮實重而大之非輕而小之也

三歸

學支堂集管氏三歸漢注云管氏娶三姓之女也婦人謂嫁曰歸國策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氏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韓非云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故漢書亦謂管仲身在陪臣而取三歸爲取女也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一統志三歸臺在東平州東阿縣考之春秋阿本衛邑齊桓與魯莊公同時莊公六傳爲襄公十四年孫林父敗衛侯于阿是時阿猶在衛齊威王烹阿大夫在衛亡

後管仲時築臺衞地何爲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以高爲貴築臺而屋其上爲門巋巋然高大門必三謂左右中即臺門也

公冶長

世傳公冶長通鳥語貧而閒居無以給食聞雀語南山有虎食羊不盡往取焉亡羊氏往跡之得其角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舍又聞雀語齊師侵我至沂水上澤山傍長語獄吏吏白魯君如其言往探之齊果將及矣發兵應

敵因得大勝釋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辭不受夫古之通鳥獸音者有矣如介葛盧是也不過知其意耳如虎馱牟鳥能言之齊人侵疆兵事神密烏豈能知之乎夫子當日妻之以子公冶必是南容一流人物若以能辯鳥言以爲非罪因而取之與取復白圭者異矣

邑姜

顧寧人曰予有亂臣十人陳師誓衆之言也十人身在戎行邑姜自在宮壼必不從軍旅也且牝雞

司晨惟家之索方以用婦人爲紂罪矣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傳寫之誤也愚謂爲人君者難於治外尤莫難於治內紂之不善由內之不治始也刑于寡妻文王之道也御于家邦因是而致則邑姜之功誠不在於周召畢散之下豈與司晨者比乎王化起於閨門周之家法代有然矣

宰我

史記載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如是則夫子之門有亂臣矣心甚疑之及讀李斯上二世書曰田

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我於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爲常所殺明矣忠也而以之爲叛不亦寃乎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之時不遠宜知其實而弟子傳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耻之俗儒之言不足據也

奡盪舟

日知錄載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及故孔安國注爲陸地行舟後人

因人若疑無盪舟之事者愚謂奡盪舟魯論明言之矣不過形其力之大耳如項羽之力能扛鼎豈誠扛鼎而言之耶以爲覆舟與善射同言不倫矣又何必引証多方謂必無其事邪

南子

孔叢子記平原君問子高曰聞子先君見衛夫人南子信乎荅曰昔先君在衛問軍旅拒而不告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見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意衛行是禮夫子弗獲辭之故有

是說子高之言甚明眞聖人之孫也愚謂不特此也南子聞車聲而識蘧伯玉之賢其聰明有過人者欲見孔子是心可取倘能改行衛足有爲非聖人之心乎見南子猶欲見公山由子高之說以爲未嘗見可也愚謂不磷不緇之孔子雖見亦無傷也

達巷黨人

太宰聖孔子而以多能黨人大孔子而以博學皆知聖而不知聖者也天縱一語非智足以知聖人

者不能剖其故矣黨人無人爲明其意故夫子以何執之語悟之董仲舒曰無異於達巷之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云乃項槖也槖魯人七歲而爲聖人師千歲而卒孟康安得此荒謬之言乎七歲之兒何知而聖人師之壽至千歲可不死矣何又有卒時而世猶傳項槖之說不衰蓋好奇之過也

九合諸侯

太玉山人曰桓公九合諸侯先儒曰九作糾余嘗疑之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云衣

裳之會十一莊十年會于北杏十四十五年會于鄄十六十七年盟于幽僖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七年盟于甯母九年盟于葵首十有一也孔氏曰鄭氏不取北杏陽穀故曰九合然北杏平宋亂也宋弑君而齊平之何不取也陽穀之會謀伐楚也何爲亦不取之或又曰會雖十一再會鄄再盟幽故曰九合亦有未盡夫子以桓公一匡天下故稱之北杏之盟遂人不服鄄之始會請師于周僅取成于宋伯業未

成也莊十五年再會于鄄則伯成矣左氏爲之傳曰春復會焉齊始伯也自始伯之年至葵丘之會其合諸侯凡九是以謂九合也可以祛諸家之惑矣

夷齊古之賢人

說者謂聵輒之事論者紛紛動至于言不若王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愚謂聵輒之事不必以夷齊比照也兄弟之倫與父子有間矣伯夷以讓爲賢即不讓亦不損其賢也遂

叔齊天倫爲重之心也叔齊以讓爲賢卽不讓亦不損其賢也遂伯夷父命爲尊之心也其必相讓而去夷齊猶爲拘節矣父子相爭庸待問而知夫子之不爲乎端木必問之者見賢者之謹于持論必求之師說也

## 見危致命

佩韋集載或問見得思義三句皆有思字何見危致命獨不言思語之曰士若見危死孝死忠便當致命不必思也思則動其私念不能殺身成仁矣

李陵欲得當以報漢南霽雲將以有爲皆不必思而猶有思也夫提兵轉戰矢盡道窮陵可以死矣睢陽旣陷霽雲何容復有爲哉不必思而猶有思陵所以降而隤其家聲男兒死耳之語廵所以呼南八而警之也然子張於士曰見危致命夫子於成人曰見危授命蓋授者安于天致者盡于人此成人與士之別也

申棖

夫子謂未見剛者或人乃以申棖爲對是棖之爲

人必好剛使氣人視之若不可屈撓者葢夫子論剛在心或人論剛在貌也棖魯人史記作申棠家語又作申續令史記又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信乎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傳寫之誤也唐開元中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祟祀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考論語釋文也

沽酒

聽雨紀談云一宿酒曰沽葢三代無沽酒者至漢

武帝時方有榷沽或曰酒以久爲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沽則沽酒似以再宿爲是矣朱注曰沽市皆買也伐木之詩曰有酒醑我無酒酤我則沽酒之說周時已有之矣以沽爲買良不誣也

禹稷躬稼

洪容齋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過門不入不知皆紀實也書云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

奏庶鮮食予决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
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益禹爲
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上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
掌也是三人均乇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
云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而尚
書之暨益稷尤爲明證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
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
同寅協恭故並言躬稼可也

首陽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馬融謂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今之平陽府蒲州是也即禹貢所謂雷首山也河南偃師縣西北有山亦名首陽武王伐紂休師徒于此故名偃師若是則夷齊避跡當飄然遠舉豈宜與於鑠王師同處其地許慎謂首陽山在遼西即今永平府古孤竹之墟此爲是矣馬融維據唐風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之詩以晉雷首當之耳

原壤

原壤周文王子原伯之後孔子之故人也母子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于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過之其後夷俟夫子以杖叩之夫夷俟失禮之小者也登木而歌失禮之大者也夫子何爲不責其大而責其小蓋其登木之時殆少之時歟夫子若爲勿聞以不教教之然其倨傲夷俟則已老矣故責之以幼不遜弟老而爲賊與人來如之何而以杖叩之矣

子西

學文堂集或問子西在問子產之下管仲之上過視子西矣考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失國太子任弱子常欲立子西子西曰有適嗣不可亂也令尹乃立昭王則子西有曹子臧吳季札之節者也昭王伐吳子西沮之不從而敗昭王出奔子西復之昭王報怨于吳子胥諫之楚懼而大惕子西曰今而可爲矣改紀其國不懼吳而救陳楚賴復興當世必有譽子西如齊管仲鄭子產者夫子曰

彼哉彼哉說者曰鄙之也非也彼者彼楚國也非獨說子西也楚不尊周天子葢謂彼自成其楚國之人也若云沮書社之封而惡之豈聖人如天之度哉夫子不惡晏平仲豈獨惡子西耶

請討陳恒

魯論陳恒弑其君夫子請討之朱注引胡氏之言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楊升菴曰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何以爲發必欲先發是罷閒之司寇而擅稱兵矣烏乎可乎葢先發之語出於胡氏

春秋宋公陳侯蔡侯衛人伐鄭謂州吁弑逆人得誅之引於仲尼甚不合矣豈以言出大儒不敢置辯乎

公山不狃

公山不狃以費叛子欲往子路不悅說者以子路爲是及讀左傳而知子路不知夫子之心不狃君子人也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

不亦難乎及吳使不狃將故道險由武城其不忘故國如此此是則其以費叛叛季非叛魯也非欲張公室之意乎夫子奈何絶之或曰夫然當子路之不悅何不以此告之愚謂陪臣執國命此亦事之變者不可以訓故不明言之也而東周之說明示以禮樂征伐當自天子出深遠之意見于言表仲氏未之覺也

佛肸

佛肸晉之中牟宰也中牟地近衞今之蕩陰趙鞅

之采邑趙鞅與范中行氏爲讐于周敬王二十三年鞅入晉陽以叛冬鞅歸于晉當是時趙鞅可以叛晉佛肸何不可以叛趙故論語書佛肸名不云畔子路以叛爲辭欲夫子之反衞也時夫子方棲栖皇皇欲無道與易故以不磷不淄自明要之夫子在魯之日壯年不仕爲陽虎晚年不入晉爲趙鞅佛肸不合于趙鞅苟范中行氏勝則晉或可以復文公之舊跡殆中行滅而趙氏熾春秋將爲戰國聖人于是嘆吾已矣夫此椒峯之言也深得夫

子之心矣

○孟子

孟子七篇有自作之者有門人述之者然即自作之言皆出門人彙集而成如梁惠王梁宣王齊宣王滕文公皆謚也豈孟子方見時君生前即有謚乎故昌黎以爲皆其弟子所作趙岐謂出自孟子之手誤矣而讀孟子者每多疵議不知其奇創之論皆有所本如尹焞之對高宗則得之矣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曰此

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
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讐
乎焞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也書云撫我則后虐我
則讐高宗聞之而喜解孟子者皆能若焞不見其
立言無弊乎尹氏孟氏之功臣也

博學反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旣貴反約何
以又事博學乎愚謂反約之旨如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易

六十四卦一言以蔽之曰自強不息書五十八章一言以蔽之曰允執厥中然必學盡全詩而思無邪之旨始出學盡全禮而無不敬之旨始出學盡全易而自强不息之旨始出學盡全書而允執厥中之旨始出讀詩禮者止誦思無邪毋不敬二語讀書易者止誦自强不息允執厥中二語其郎能貫通全經乎此所以非博無約博約二字正聖人循循善誘之妙用也

周公思兼三王

京山郝氏云孟子曰禹惡旨酒云云周公思兼三
王以施四事宋儒注云或謂各舉其盛非也聖人
亦無不盛此言是也但引其端而不竟其說孟子
此章專賛周公事業之盛非賛三王也葢言周公
欲兼三王之事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
公時無水可治則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
大功在伐桀救民周公時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
立賢也文王至德則以服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
其愛民望道也武王之大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

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以廣守成之大業也葢三王之治功爲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相天下者之標準也愚謂楚望先生看此章書發人未發如啞鼓發聲矣

許行白圭

環碧齋小言當孟子之時如許行白圭陳仲子楊朱墨翟皆有意乎聖人之學者也而不從中道入手故或入于異端入于偏矯此孟子所以夷許行之道貉白圭之法蚓陳仲子之廉禽獸楊朱墨翟

之仁義其痛詈之者正甚惜之也深拒之者正急
引之也無如惜之而彼不悟引之而彼不來止有
一夷之能存施由親始一念之明有憮然命之之
語使許白皆能若此則天下可治平矣雖然孔子
不能掐沮溺孟子豈能化諸人哉此亦世運爲之
聖賢之無可如何者也

匡章

陳椒峯曰戰國策秦攻齊齊王使章子將而應之
候者言章子以齊兵降秦王不應如是者三頃言

齊兵大勝左右問何以知之王曰章子之母得罪
父父殺之埋馬棧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子全
軍而還必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父
未教而死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爲爲人
子不欺死父爲人臣豈欺生君哉章子責善于父
意必以是出妻屏子以自罰將以身悟父而迄不
可澠淄閭所以稱不孝也愚以爲章子過矣人子
事親有以順而道者有以違而道者魏顆不從父
之亂命陳乾昔之子以父命非道不從彼于婢妾

問猶正之況其母乎況重以君命乎章子過矣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子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建子之說不同先儒或以爲改月或以爲不改月要之不改月者爲是閻文安辨之詳矣十一月徒杠成謂是月沍寒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輿梁成謂是月大寒而輿梁已成也若以十一月爲九月必徒杠經營于七八月而後九月可成也以十二月爲十月必輿梁經

營于八九月而後十月可成也豈不妨築場穫稻之功乎至七八月之間早鄒爵不稻熟遲南方晚米亦至十月方收者七八月間正須雨澤也故當竟作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得其眞矣

癰疽

說苑雍姓雎名又名渠衞靈公之嬖臣也靈公嘗與夫人同車雎爲驂乘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衞適齊至戰國時遂以孔子爲主癰疽云葢癰爲雍疽卽雎古字通用趙岐以癰疽

字皆從疾當是瘍醫朱子之注因之夫疽即瘍醫與寺人較之大異即主其家亦何所損于孔子乎知主癰疽之誣則瘠環不辯自明矣

春秋無義戰

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十年來戰于郎終哀十一年戰于艾陵書伐二百十有三始隱公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書侵六十始莊十年公侵宋終哀十三年晉魏曼多侵衛齊桓召陵之戰善其尊王晉文城濮之戰善其伐楚非不

僅與之然一則書遂以識其專一則書及以識其意郎所謂彼善于此亦有未盡善者在也

完廩浚井

列女傳瞽瞍使舜塗廩縱火焚廩二女曰舉汝衣裳鳥工往負笠而下又使穿井二女曰去汝衣裳龍工往匿其旁而出舜之免禍皆二女教之也按四岳薦舜在瞽瞍允若之後又豈有殺舜之事乎且呂氏鼓樂記云瞽瞍制十五絃之瑟舜益爲二十三絃則瞽瞍之頑非竟冥頑不靈之頑也寧有

天子如此敬之而聰敢于殺之者乎留靑日札云今襄陽宻子鋪卽舜耕處有糠山碎米山田中有石甃井卽舜所浚者左有一穴云卽舜旁出處豈好事者爲此以實不經之說乎

外丙仲壬

孟子言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未嘗言其立也史記太子太丁卒立其弟外丙三年崩又立其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正義曰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邵子經世史亦不載

丙壬之名是則丙壬原未立太甲直以嫡孫而繼湯後耳否則舍嫡而立諸子豈家天下之家法乎

丹朱

先儒謂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謂聖人無我竊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尤所以愛丹朱異時虞賓在位同其福慶所以貽丹朱者至矣若使以傲虐之資居臣民之上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爲愛之乎舜於商均亦若是矣愚謂使朱均而能如啓則堯舜不必官天下矣又使啓

不能賢太甲無遷善之資則禹湯亦必不家天下矣帝王愛天下與愛子皆有至當之權衡在焉此其所以為聖哲也

杞梁妻

日知錄載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遇其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弔諸其室左氏之文如此檀弓曰其妻迎其柩而哭之哀孟子曰善哭其夫說苑則曰杞梁華[redacted]門而死其妻哭城為之崩列女傳曰杞梁之妻無所歸揮涕十

曰而城爲之崩其所謂城齊之城非秦之城也又相傳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送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城爲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之事矣崔豹古今注則謂杞殖之妻殖戰死妻抗聲長哭城爲之頹則又杞城而非秦城矣愚謂孟子云善哭其夫而變國俗不過欲引起賢者非無益於國之意耳事之異同不足計也

鄉愿

尤悔菴曰吾聞之也人可爲眞士大夫不可爲假

道學假道學者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而行桀之行也然而無舉無刺假道學變爲眞鄉愿矣眞鄉愿者與世浮沉患得患失眞鄉愿不已化而爲活鄙夫矣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鄉愿所以亂德者有薄狂狷而貌中行也胡廣之中庸不如汲黯之戇直山公之度量不如嵇阮之淸狂若道學之徒借道德之名濟奸貪之術莊列猶然笑之聖人復起有不深惡痛絶者乎

琴張

琴張即琴牢與孟子反子桑戶爲友子桑死孔子使子貢往弔焉張與孟鼓琴編曲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其狂甚矣季武子之喪曾點倚門而歌惟牧皮未詳其事大約皆其流也皆所謂越禮自驚衆者夫子何取之耶然其人能視死生如來去外形骸而不以嗜慾攖其心者與鄉愿相徑庭也

## 非孟

朱考亭曰熹少時讀論語卽知愛之後求一書似此卒無有者而四子書以孟子繼之何耶且李泰伯鄭叔友俱非孟子矣或謂孟子嘗言文王地方百里又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則是僅以三十里處百姓矣何矛盾耶愚謂孟子善誘循循每能因事納誨囿七十里而芻蕘雉兎者得以恣取其中王之囿耶民之囿耶有囿卽無囿矣此如言太王好色公劉好貨爰及姜女得謂之好色耶積倉裹

糧得謂之好貨耶茀其文有縱横之習是能以策士之辭明聖人之旨足以繼魯論者此也明祖以其游說魏齊欲去孟子之位去之而文星晦從錢唐之諫復之而文星明上動天象又足以見齊論之足以繼魯論而無愧矣宋建炎中有晁說之者亦著非孟等相荐之高宗曰孟子發明聖道說之何人乃敢非毀黜之高宗可謂善讀孟子者矣明祖讀孟子欲行王政勿毀明堂之語不知孟子隨以文王之政進勉之以師文王師文王豈不知尊

周天子耶此可爲知者道也